

郭沫若與夫人戰友朋友



奕 雄

5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郭沫若與夫人戰友朋友



奕 雄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川)018号

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

魏奕雄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成都九里堤)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乐山市市中区印刷厂印制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0千字 印数 1—8000册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22-354-2 / I·039 定价: 2.50元

英伟称世 凌跨千秋

（代序言）

李吉荣

郭沫若先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通过这些年取得了显著进展的郭沫若研究工作，人们对这座丰碑的认识逐渐加深。令人欣慰的是，老中青的研究者们已经和正在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为英伟称世、凌跨千秋的丰碑增添着光彩。

郭沫若诞生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伟大变革的时代。作为“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郭沫若是一个奇迹。能够集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大文豪，在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可以说举世无双。奇迹更在于郭沫若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全部活动和主要特点，恰恰是同他在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中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和实践家的本质紧密相联的。换句话说，郭沫若的文化品质——他作为文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的才情与灵魂，正是他生活和战斗的那个时代所铸就的，是他革命家和战士的品格所铸就的。

的确，郭沫若的成就是空前的，多方面的。一个阅历有限、学习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限的研究者，谈到郭沫若，尚且很难有一个准确、深刻、全面的把握，何况一般的郭沫若

著作的爱好者，更何况为数众多的知道一点郭沫若却对其真实情况不甚了了，因而在很多问题上道听途说的读者呢！

魏奕雄同志把他这本名叫《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的书稿给我时，我立即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不管该书的成色如何，其认识价值无疑是珍贵的。作者嘱我为该书的出版做一点“有感而发”的文字，我起初颇觉为难——因为我虽为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但由于公务繁忙，加之其他原因，在郭沫若研究上，只是一个热心的支持者与组织者，应该说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后来，我悉心地阅读了魏奕雄的书稿，读着读着，不禁感慨系之：为郭沫若千回百折的坎坷经历，为他在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的同时，又拥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平凡故事而深深地感动了。

我曾与郭沫若有一面之缘。还是六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与几位学友登门拜访过郭沫若。在两个多小时的接见中，他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畅谈了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述说了个人的经历。那次接见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郭沫若所讲的一席话，被流逝的时间证明是正确的和实在的。因此，在读着魏奕雄的书稿时，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对历史上一些风云人物经历的追述，向来是有着两种类型著作的。一种是“编著的历史”，一种是“事实的历史”。前者往往源出功利主义的史家之言，目的只在“以古为鉴”。而后者则崇尚客观，谓历史的责任就是为了“记述往昔”，偏于“求真”。如果避开历史学上这样那样一些“主义”而单纯讨论伟人传记之类的著作原则的话，恐怕在今天，我们广大的读者更喜欢读到更多“事实的历史”。然而，这需求的满足谈何容易。不

要说庞大如郭沫若这样的历史传记形象，就是好些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不是常常还有翻案文章可做，还有些“笔墨官司”打来闹去么？

特别是对郭沫若，不少国人在相当程度上说来还陌生得很。由于对郭沫若一生事业一生遭遇缺乏了解，对他的思想和著作还缺乏理解、认识和较为精当的评价，目前还存在着一些误解、曲解甚至非议。这个现象在部分中青年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魏奕雄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把那么一些同郭沫若血肉相联的人物，以追述由来始末的文字，冷静客观地娓娓道来，你随便挑出其中一篇，都读之而有无限感慨。光辉的一面是无可非议的。作者撷取史料和事实依据的确切和广泛，话来道去，处处令人首肯。唯其如此，读者对郭沫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始终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同新旧军阀、同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更增加了一些生动可信、有血有肉的感性认识。而对郭沫若在整个一生的经历中某些举措失当的言行，就会有一个客观的评议，而不致再有象前些年极个别不负责任的书里胡诌的评价了。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在郭沫若研究的领域里，我们广大的读者，寄厚望于《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这样的好书多一点，再多一点。我们深信郭沫若这座顶天立地的丰碑，将千秋万代，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上。

一九九二年二月于乐山

（本文作者为中共乐山市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郭沫若与元配夫人张琼华·····	(1)
郭沫若与日本夫人佐藤富子·····	(22)
郭沫若与叶挺·····	(63)
郭沫若与瞿秋白·····	(72)
郭沫若与柳亚子·····	(83)
郭沫若与冯玉祥·····	(96)
郭沫若与闻一多·····	(103)
郭沫若与陈布雷·····	(117)
郭沫若与陈铭枢·····	(134)
郭沫若与内山完造·····	(138)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	(145)
郭沫若与日人反战同盟·····	(153)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	(161)
后记·····	(185)

郭沫若与元配夫人张琼华

(一)

1912年2月的一天，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富豪郭朝沛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鼓乐队吹奏着欢快的曲调。一乘花轿在迎亲队伍的拥簇下，于鞭炮声锣鼓声唢呐声中抬进了前堂。身穿长袍马褂披红挂彩的新郎迎上前去，向着轿子三拜。拜毕，头蒙红帕的新娘被伴娘扶下轿来。新郎看见最先出轿的竟是一双三寸金莲，心底大叫一声：“啊，糟糕！”顿时觉得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

这位新郎便是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的郭沫若（1892—1978）。早在他10岁时，父母就给他定了亲。到了14岁，女方死了，于是提亲者又络绎不绝，先后有四五十家。求学心切的郭沫若均以还在学校读书推托了。19岁时，一位远房叔母来作媒，介绍了离沙湾50里左右苏稽张家的女儿，夸这姑娘女红好，贤惠端庄，决不比郭家任何一位姑娘差，也决不会使郭开贞（郭沫若的学名）灰心。郭朝沛夫妇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便答应了，并写信催促正在成都省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的郭沫若回家完婚。郭沫若一向孝顺父母，听说那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也就只好同意了。

在未订婚之前，郭沫若对自己的婚姻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梦想。“梦想的是儿时当如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

着一位绝世的王姬；又当如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得着花王的眷爱。这样高级的称心姻缘就算得不到，或当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兰，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娱心适意。”^① 谁知现在走下花轿的张琼华，竟是个小脚女人，怎么不令读过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的郭沫若大失所望呢？

他昏昏沉沉地被人扶着，机械地拜堂，入洞房，饮交杯酒，又在伴娘指导下揭开新娘的盖头。——“啊呀，糟糕！”他心底里又是一声大叫。据后来他在自传里说，当时“眼前现出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应了四川的一句俗话：‘隔口袋买猫儿，交订的是白的，拿回家是黑的’。”^② 他扭头就退出洞房，到隔壁房间倒下闷睡。别人要他回去，大家好去闹新房，他一概不理睬。

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几次来劝他出去应酬，他都不吭声。

“八儿（郭沫若排行第八），你这样使不得。你要晓得，娘是费了一番苦心。你么婢的话，我是信以为真。谁晓得她看错了人呢？”^③

郭沫若哪里听得进去！母亲坐在床沿开导她：“脚是早迟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虽然不如意一点，但你一个男子不能在这些上就要灰心。你看你的大嫂怎样？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样？不还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吗？你大哥、五哥也不见说闲话。诸葛武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丑陋的妻子吗？你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够在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④

郭沫若始终不开腔。母亲急了，指责他不孝，说他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郭沫若这才无可奈何地起床出去应酬。待客人散去后，自暴自弃地喝起酒来，灌了个酩酊大醉。

第二天清早，他脑昏眼花地跟新娘和伴送新娘的一队人一起“回门”。新娘家在苏稽场附近的张沟（现称乐山市中区双江乡青峨村），须从沙湾坐船到水口场，再走10多里旱路。郭沫若本来有点晕船，加上昨夜的暴饮，上了船，被大渡河风一吹，便呕吐起来了。

从这时候起，淳朴的张琼华就开始忠实地履行她的妇道了。她听说郭沫若吐了，便打发伴娘过来问候，又送了一些薏仁来。郭沫若接受了。稍后，张琼华又把自己抽用的水烟袋送过来，郭沫若婉言谢绝了。

轿子抬到张沟时，已是午后了，郭沫若被人指引着拜见了岳父张怀深。这位张怀深读过书，中过秀才，娶妻任氏，有6个子女，张琼华乃二女。家庭比较殷实，靠两百多担田租过日子。^⑤但是张怀深是个大烟客，郭沫若一进张家就看到满屋子的宾客又是吸鸦片又是赌钱，一派乌烟瘴气，心里烦极了。拜了无数的客，磕了无数的头，好不容易捱到天黑，才得以歇息。入夜，无聊透了，幸好有白天在耳房里找到的一本《昭明文选》解闷，一直读到天亮。

婚后的第五天，郭沫若以继续读书为借口，离家到成都去了，直到7月份放暑假才回来。但他每晚睡在厢房的长凳上，不进张琼华的房门。郭母见状，有时候自己来劝他进房，有时候命孀居娘家的四姐郭麟贞督促他进房。在母亲和四姐的硬逼软劝之下，郭沫若每次都是十分不情愿地从长凳

上爬起来，悄无声息地推开张琼华的门扉，自顾自地和衣躺下。^④

失意的婚姻给了郭沫若沉重的打击，异常的失望使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在《黑猫》一文中，他把内心愤激的怨恨化作对封建社会镣铐式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后，男女双方都是‘隔着口袋买猫儿了’。一错铸成，终身没改。男女双方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系在命运的枷锁之下长此活埋。中国人的民族性日趋偷懒，日趋虚伪，日趋苟贱贪顽，日趋阴贼险狠，难道这种婚姻制度不正是一个主因吗？”^⑤

他深深地后悔自己答应结婚：“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⑥他认为自己被误了，也误了张琼华。

但是，郭沫若很快从苦闷中醒悟过来，振作起来。1913年底，抱着学点实际本领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他东渡日本留学，考进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专业。

（二）

郭沫若结婚时20岁，张琼华比他大2岁。这位深受封建社会“从一而终”传统道德熏染的农家女，从进了郭氏家门，便认为生是郭家的人，死是郭家的鬼。她厮守着昏暗冷清的空房，度过了孤寂的一生。郭沫若称那房间为“受难的新房”。现在，沙湾郭沫若旧居中的这个房间，依照民国初年的原样陈列着，一如当初的雕花木床、麻纱蚊帐、方形枕头和其它物饰，向参观者诉说着当年的凄清。笔者在郭沫若

旧居里见到过张琼华30岁时的照片，虽然长得不很漂亮，但也不丑陋，绝非鼻孔朝天。那“露天的猩猩鼻孔”一词，恐怕是郭沫若不满于包办婚姻的夸张之笔。

1991年9月，91岁高龄的郭沫若亲侄女郭琴轩（郭开文之女）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八婶张琼华……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很熟悉，张琼华嫁到郭家，我看她相貌中等，不丑，也不漂亮。脸白净，不黑。鼻子，有一点翘，但说不上是什么‘猩猩鼻’。八爸对她不满，写得夸大了。”^⑨

郭沫若经常从日本写信回家向父母请安，禀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连弟妹的学业和婚事都询问周详，唯独对张琼华只字不提。他屡次想提出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女子会自杀，始终下不了决心。于是对这位毫无爱情基础的配偶保持着距离，使她既不绝望，亦不增加幻想。

而张琼华却始终怀念着郭沫若，不时在公婆给郭复信时，捎上她的信，告以家乡的情况和自己的生活起居等。在《樱花书简》中，有郭沫若1914年6月6日从日本寄给父母的一封信，其中写道：“顷奉五哥来函中，附儿妇一纸，得审二老康宁，合家无恙，男甚慰。”^⑩这里的“儿妇”就是指张琼华。她在这次所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妻回娘家，每年至多两次，皆各有喜事才回。……又回想来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青妇女，似不便抛头露面，落别人谈论，我夫脸面又存于何地。总之，我夫定要回家，以叙二老思子之念。家中一屋老小俱好，不必挂欠……”^⑪维护丈夫的庄严和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她还十分虔诚地到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面前烧香，祈求菩萨保佑郭沫若平安无事，早日归来。而郭沫若每每以功

课紧张，不便回家作答，并且不直接回复张琼华，而请父母或弟弟转告。1915年7月，他在致元弟书中说：“八嫂（指张琼华）来函亦读悉，愿弟为我传语，道我无暇，不能另函，也不必另函，尚望好为我事奉父母也。”^⑫那语气近乎冷酷了。甚至连张琼华转达其父要相片的请求，他也以种种借口搪塞：“儿妇前来函云，岳家索儿相片，近来无车无暇，未遑另照，后日照得时，当多寄一份归赠也。”^⑬

据郭沫若的侄儿郭宗璠回忆，小时候他的妈妈曾经讲过：“有一次，郭沫若从日本写信回来说，想回家，可是没有路费。张琼华立刻把自己平时积攒的私房钱交给公公，连同公公的钱一齐寄去。郭沫若收到后，不晓得啥子原因，没有回来，只寄了一张相片回家来。”

1916年，郭沫若与日本护士佐藤富子（郭安娜）由恋爱而同居。郭朝沛夫妇得知后十分气恼，一度断绝了与郭沫若的通信。直到富子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原谅了他，并要他向张琼华请罪。1918年3月31日，郭沫若给父母寄去了一封自责信，信中说：“今日得元弟三月九日家报，悲喜交集。喜的是许久不见家书，重得骨肉手笔；悲的是孩儿不幸，贻忧二老。玉卿（即张琼华）函已遵命详细答复了，是男误了人，也不能多怪，还望父母亲恕儿不孝之罪。男不能回家的缘故，已详详细细的写在答玉卿的信中。”^⑭

他在给张琼华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我丝毫不怨恨你，请你也不要怨恨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这是郭沫若离家近5年迫于父命不得不直接写给张琼华的唯一信件。

两个月后，郭沫若再次致信父母，请求宽恕：“男不孝

陷于罪孽，百法难赎，更貽二老天大忧虑，悔之匿极，只自日日泪向心头落也。自接元弟往日责让一函，屡思肃禀，自白终觉毫无面目，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话来。今日接玉英（即张琼华）一函，叙及父母哀痛之情，更令人神魂不属。往事不愿重谈，言之徒伤二老之心。而今而后男只日夕傲眈，补救从前之非。今岁暑中，可国事稍就平妥，拟归省一行，当时再负荆请罪，请二老重重打儿，恐打之不痛，儿更伤心矣。”^⑮前面提到郭宗璠母亲所讲的，可能就是指这封信。但是这年暑假，郭沫若并没有回国来，更没有到沙湾“负荆请罪”，一直到1923年毕业回国，也没有归省，而是定居上海。

在他毕业前夕，长兄郭开文（橙坞）曾经写信让他回川办医院，给他寄去了路费，并对婚姻问题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离掉张氏，一是二女同居。郭沫若回信说：“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⑯他有他的难言苦衷。

他曾在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中，借主人公（郭沫若的化身）之口，对此作出解释：“我固不愿作医生，我尤不愿回C城。”“他一回到C城，……那时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他决不能为自己幸福的将来，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他自己年已耄耋的老父老母的性命”。^⑰20年后，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对此也有一段叙述：“罪孽最为深重之不孝贞，亦复有难言之隐痛，贞因婚姻失意，曾在东瀛自立家室，已有四子一女，吾父母宥其器妄，未加谴责，且日夕望男女孙之归国……”^⑱

(三)

尽管张琼华的身世这般不幸，却始终孝敬着公婆，承担了应由郭沫若照顾父母的一切责任。大到公婆做寿，男女婚嫁，小到端茶送水，备年货，做咸菜，无不尽心尽力。公婆也很体贴她，有时当着她的面，埋怨几句八儿不落屋，让她顺顺气，还常给她零花钱。她沉默寡言，勤勉谨慎，与姑嫂们和睦相处，从不争吵，谁也没有听到她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到郭家前，她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不多，可她虚心向几位能写诗填词的嫂子学习，常常在油灯下认字学写，渐渐地能看白话文的书，能记帐写信了。她以勤快的手脚和谦和待人的态度，赢得郭氏家族上上下下的尊敬。在这位令人同情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身上，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1923年，郭沫若留学毕业回国，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之后到广东大学当教授，接着投身北伐，参加南昌起义，被蒋介石通缉，不得不再次漂洋过海，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达10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潜逃回国报效，次年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随后与于立群结婚。

武汉失陷后，郭沫若辗转到达重庆。1939年2月，担任乐山县女子中学教导主任的郭宗璠到重庆参加四川省中等以上学校负责人座谈会。这时候，郭沫若的母亲和大哥郭开文已经逝世，父亲卧床不起，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他思儿甚切，极想在离开人世前能见上儿子一面。郭宗璠临行前，郭家兄弟姐妹托他敦请郭沫若近期回故乡来看看。他们千叮咛

万嘱咐，叫郭宗璿务必要完成这个任务。

郭沫若何尝不想回家？自1913年东渡日本，离乡26年了！但考虑到“从国外回来，完全是为了抗战，如今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哪能回家省亲呢？”^⑨而且刚到重庆不久，三厅的工作刚刚就绪，公务缠身，责任重大，不好意思开口请假。经郭宗璿再三催促，他才向政治部主任陈诚请了十多天探亲假。

2月底，郭沫若在跟随他工作的另一位侄儿郭培谦（郭宗益）陪同下，回到了沙湾。这天下午，张琼华同全家人一起到场口的牌坊前去迎接。当她看到戴眼镜穿制服的郭沫若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不由得心脏狂跳，泪眼朦胧。26年，整整熬了26年，才看到丈夫！2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尽管她是一位文化不多的农家女，不懂得浪漫主义的爱情；尽管她这年已经49岁了，满头乌发全都化作了银丝，经常对侄辈自称“白发老娘”，然而她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她也需要一位切切实实的丈夫。此时此刻，她兴奋，她辛酸，她悲凉，她多么想上前和郭沫若诉说几句心里话啊！可是长期独守空帏养成的习惯和旧社会不允许男女在公众场合亲昵的传统，使她克制着自己的炽烈情感，看着弟兄、侄儿们与郭沫若亲热地握手、交谈，她一点也不敢表露内心的激动，一直默默地站在众多女眷的身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到了家，郭沫若直奔父亲的病榻，跪在地上，连声呼唤“爸爸”。郭朝沛已经病入膏肓，神志迷糊，一点反应也没有。坐在床边的四姐见状，用手比了一个“八”字，他才明

白是八儿回来了，这才慢慢转过头来，注视着郭沫若，满意地点了一下头，吃力地问了几句话。他对女儿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指张琼华）就好过了。”

退出父亲的病房，家人告诉郭沫若，母亲临终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还告诉他，这么多年，张琼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事，特别是父亲病倒以来，几年了，她和四姐、兄嫂、弟媳轮流侍候，每天喂药喂饭，扶上扶下，从无怨言，真难为她了。郭沫若肃然起敬，在拜过父兄长辈后，对张琼华也要行跪拜礼。张慌忙制止了，郭改为长揖到地。

当晚，全家人围坐厅堂摆家常。郭沫若见坐在侧边的张琼华沉默不语，一言不发，内疚之情油然而生。他伸手拿了一块峨眉糕递过去，关切地问：“这几年过得可好？”张琼华颤抖着手接过，答道：“还好，还好……只要你在外边好，我在家里就好！”说罢，一股悲酸凄楚的感情立刻袭上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抽泣不已。郭沫若说：“我对不起你，你不恨我吗？”张琼华半晌才回答：“都是我命不好，怪谁呢？我早已想通了，没有当初，你就没有今日。不要再说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②①}

夜深了，大家散去。两位姐姐早已替郭沫若和张琼华卧室外边单独铺了床，并匿于暗处看他到底睡在哪里。只见郭沫若一手持油灯，一手推开张琼华的房门，走了进去。两个姐姐相对一笑。^{②②}

张琼华特地做了郭沫若最喜欢的家乡菜南瓜蒸肉，生怕天热隔夜变味，用竹篮吊放到井中降温。多年以后，郭沫若在重庆还经常向侄辈夸奖张的烹调手艺。她见丈夫做了大